

奚春江 著



走

出

汉

口

街



武汉出版社

奚春江 著

走出

汉正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汉正街/奚春江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5.8

ISBN 7-5430-3287-2

I. 走… II. 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K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4478 号

书 名:走出汉正街

著 者:奚春江

责任编辑:李 理 李 俊

封面设计:奚炎庆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黄石市立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375 字 数:27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30-3287-2/K·298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个体经营者写个体经营者如何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弘扬人生理想的甘苦历程。

小说以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国内大好的市场经济形势为背景,以汉正街上一个个体工商户不满足于现状,勇于开拓事业并上下沉浮的经历为线索,反映新形势下个体工商户顺应历史潮流、不畏挫折、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全书围绕着主人公楚天明所办公司一时陷入困境,一系列的人物矛盾和感情纠葛纷纷浮现,书中涉及生意场上斗智斗勇、现实大于理念、利益赛过友谊等扭曲的价值观描写;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温柔又迷惘的情感碰撞、冲突,既注重弘扬亲情,同时又猛烈地鞭挞人性中贪婪、邪恶的一面。全书局部地反映了“汉味”市井习俗,又有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对于主人公所作所为显而易见的束缚和影响……

故事从有“天下第一街”之称的小商品市场——汉正街滋生、提炼而出,涉述对象直指下岗经商人员,读来悬念迭起,有如亲历……

目 录

一 醉吟江滩	(1)
二 心里有点不安	(11)
三 街头劝架	(21)
四 汉正情怀	(29)
五 雨夜十二楼	(41)
六 长兄长嫂	(58)
七 看演出引起的	(74)
八 险些成为鸿门宴	(81)
九 吴经理想起了往事	(97)
十 肖秘书初识董事长	(107)
十一 天明被人算计了	(120)
十二 喜遇汪杏芝	(132)
十三 文瑛探病	(140)
十四 良宵苦涩	(155)
十五 临危上任	(180)
十六 夜路遇“鬼”	(185)
十七 郊外婉拒董事长	(198)
十八 回家的喜悦	(219)

十九 贵宾盈门 兄弟齐心	(230)
二十 拜访老欧阳	(244)
二十一 商 战	(252)
二十二 楚海星力挫群凶	(264)
二十三 月湖唱晚	(274)
二十四 宴请日本客人	(280)
二十五 家庭问题	(290)
二十六 大鹏一日同风起	(296)
二十七 子艳被劫	(311)
二十八 真情难舍	(320)
后 记	(325)

一 醉吟江滩

某高档写字楼有间明亮而布置得有些雅致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口挂着一个矩型铜牌，上写：晨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楚天明此刻在铺着烟灰色地毯的办公室内来回踱步，他的神情有些怅然若失，又似乎焦虑不安。望着几近空荡的公司内外，他轻轻地叹息一声，摇摇头，自言自语道：“晨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难道就这样完啦？……唉！”的确，曾经红火的晨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财务出现了严重亏损，现在不得不宣告停业关闭啦！

——四十出头，在全国闻名的小商品市场汉正街经过商的武汉男性公民楚天明万没想到自己会处于事业失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几年前，他放弃汉正街火热的生意转行注册成立的晨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为一言难尽的原因导致难以维持下去。事情发展到如今，他已是一筹莫展，感觉就像是陷入了沼泽的困兽，唯有对着白云蓝天和远方的绿草地（或者说是漂亮的写字楼、办公室）暗暗鸣叫空悲切了！

他一米七几的个子，丰盈的面庞，眼睛微眯，五官的比例中鼻子稍嫌高大；后背式的发型被发胶固定着，胸前系一条淡黄色领带，蓝色衬衣；此刻他的举止有点像失意文人的气急败坏又或者说是惆怅满怀。是啊，公司数十职员已被辞退，摆在面前的这一大堆办公设备又往哪里撤呢？还有……这时，公司最后一位同仁、他的助理秘书肖子艳女士邀他出去散心并提出到江边某家餐馆去共进晚餐。本意好像是相互间依依不舍的惜别，因为楚天明总经理的秘书曾经是一位京剧演员，不仅相貌秀美性情好，情感更是十分的细腻和丰富。

就在楚天明不顾肖子艳的极力劝阻，喝着闷酒的时候，一位名叫吴国奋的贸易公司经理不知从何而来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这



位戴着宽边眼镜、梳着边发、身材魁梧、看上去踌躇满志的经理原是楚天明多年的同学、朋友；在陪天明喝酒聊天中，得知老同学目前的处境，吴国奋不禁把眼镜往上一顶，悲叹一声：我来迟了！接着就慷慨提议，让晨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搬迁到自己的环宇贸易大楼去继续经营。看着楚天明那将信将疑的目光，他进而道出一个让人呼然心动的广告业务信息：上海效县一家内衣厂有总价值近百万的广告业务要做，现正在武汉物色广告总代理。而自己和他们关系不错，因之将广告业务抓到手估计没有太大的问题。危急时刻获得这样的信息，楚天明和肖子艳有些压抑的脑细胞不约而同地活跃了起来。总经理楚天明考虑得全面一些现实一点：事情是好事情，就是公司账上已经没有多少活动资金；另外，关于和子艳的关系问题……正在口头应酬、心中盘算之时，温柔端庄、颇有主见的肖秘书表态说：愿意垫付公司搬迁及其此项业务启动之资金，以解晨光文化公司倾覆之危。

“这……”头脑已有点晕乎的楚天明总经理沉默一阵，最终同意了老同学和肖秘书的提议。

吴国奋经理见天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接受了自己的提议，突然偏过头去佯装咳嗽，低头避开两人目光之时，他的脸上不知为何竟闪过一丝冷笑，抬起头复以阴郁和同情的眼神望了老同学几眼。然后说：“不打扰二位了，希望你们赶快商量定夺，我等着你们的回信。”就扯理由告辞离开。楚天明和肖子艳自是怀着感激之情送走他，回到餐桌商议一阵，付了酒钱，也离店而去。

这是2001年的初秋之夜，整修后的武汉长江之滨是一路霓虹灯，花团锦簇，灯树掩映，美不胜收。江风夹着凉意堤里堤外地轻拂、鼓荡，使得才从炎炎夏日过来的江城人备感舒心惬意。流连于这连绵的江滩公园中的对对情侣因此更是兴致勃勃、欢声笑语。而由于酒精稍微过量的楚天明以及肖子艳女士，置身这一环境，正好继续从容地商量吴经理的提议和上海内衣厂的广告业务。两人在

总结了一大堆公司之所以经营失败的经验教训，又互相促进、勉励一番后，面庞通红的楚天明摇头晃脑地念出了一首诗：“有母携女来，双目凝我容。一笑生微靛，二笑问价钱；三声笑我痴，我疑画中仙。十年处嘈市，罗敷何尝见？无由研习苦，心意有谁怜！忽然祥云至，凰兮凤翩跹。”

楚天明带着感情，抑扬顿挫地念出这首不怕有质量问题的诗，不由得使站立身旁的肖秘书面容肃然、泪水盈盈。唏嘘片刻，低声问：“天明，你还记得？”

“怎么不记得？时间虽然有点长了，但自己写的诗，记载的那情景还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的。”

“一晃快二十年了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你我都老啦！”乌发齐耳、面容秀美、短袖素衣的肖子艳，忽闪着汪汪大眼颇有感慨。

“子艳，你对我这样的支持，这么多年来你对我精神上的慰藉和促进，我终身难忘啊，谢谢你！嗯，不是我喝酒说酒话啊，有个问题：今天你舍钱救公司，是诚心的支持我呢还是为了纪念你原来的那位呀？”

此语一出，肖子艳浑身一震，嘴唇哆嗦了几下，“小人！”二字脱口而出，说完掉头就走。

风云突变！楚天明的酒性仿佛一下子醒了大半，抬脚追上子艳，拉住她连声道歉：“子艳，对不起，对不起，怪我瞎说，是我不对，我不对。你别生气，别生气，来吵。”虽然酒醉，但是他说出这样的昏话，肖子艳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双方一阵拉扯，子艳先软下来，流着泪说：“你把我的手拉疼了……”

楚天明赶紧松开手，低声下气道：“肖，你罚我，好不好？你莫见怪，我对你感情的专注程度可能太重了，所以才说出这样的昏话。这样说你，对你好像是，不，完全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你骂我是小人，骂得对，我不该这样的小肚鸡肠，惹你伤心。以后我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好不好？来，打我两下……”

僵持、赔礼道歉，直到他的酒嗝打得啧啧响，胃里的盘中物从口

中喷涌而出，肖子艳愠怒的神色才算有所缓和。“晓得自己酒量不行，就不要喝这多酒啦！喝了酒就胡说八道、信口雌黄。讨厌，几烦人嘞！”她扶着他说。

她把他扶到一块干净的石墩上坐下，拿出净面纸替他揩干嘴边的脏迹，又帮着整理好衣服，而后替他揉胸捶背说：“你又不是一个喝酒的人，借酒浇愁做什么呢？公司做垮了你就拿我出气？想抒情就把你那儿几首破诗拿出来念一下，哄我高兴；心里烦了，就瞎说我？你再这样说我，我就真的不管你了！”

天明皱着眉头不讲话，眯起的双眼只管盯住那只在月色下恍如白玉、刚才被扯出红印、此刻正替自己揉胸口的柔软的手。他一言不发地捏拿住这只手，默默地将它捧起，然后俯首将自己火热的脸面贴上去。

肖子艳情不自禁地缩了一下手，见抽不回，索性任由他捏拿着、用脸面贴着。

“天明，我们做的动画，我已经打电话跟我舅舅说过了，这个月底他可能就要过来。到时候，看他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两个合作伙伴。”她这边的手被他火热的脸面贴着，她只得用另一只手擦拭自己的泪眼，一边打岔说。

这时候，楚天明似乎已经倦怠，抱着那只有体香的、仿佛能催眠的手臂闷声应道：“你舅舅要回来？是那个台湾的舅舅吧？幸亏你坚持没有让公司垮掉哩，要是垮了，那你舅舅回来他看么事呀？啊，你别动，就这样。我头有点晕，想睡啦，你靠紧我。”

温柔秀美的肖子艳不知所以地勉强笑了一下，挪挪位置靠紧他。望着抱住自己手臂合眼假寐的公司总经理，她的心绪渐渐复杂起来。刚才他说的那话、念的那诗句其意未远，往事如夜色中这江水一闪一闪地晃动于眼前：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当时自己二十出头。周末，回剧团上班之前，陪母亲到汉正街土产商店买东西。那是个中午，

阳光特强，母女俩穿过门前的摊位和纷乱的打货的人群，一踏进那家土产商店的大门，即感觉店堂幽静，凉风拂人。敞眼一看，啊，物色整齐的货柜前，站着一个头瘦高，衣着整洁，目光深沉，手握书卷，帅气和儒雅兼而有之的小伙子。正值择偶芳龄的肖子艳当即被眼前这道“风景”吸引，全身的细胞一下子涌动起来。一双黑亮的眸子盯着对方动也不动，好半天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忙冲对方莞尔一笑，接着走几步来到柜台前佯装看货，含笑问他有关货物的价钱。与此同时，她当然也觉察出对方在用深沉、痴迷的眼神注视自己。隔着柜台一问一答中，两人均读出了彼此眼中的倾慕与惊喜。她不由自主地问他在看什么书，他把书合起来给她看，是成人自修大学中文教材。他说：正在读成人自修大学，眼前的商店如樊笼，自己老想着充足电之后再飞出去。肖子艳看那书扉页时，记住了上面用钢笔写的名字：楚天明。当对方含笑反问自己姓什名谁、家住何方时，她略带羞涩地告诉了他，并说自己是京剧团的演员，目前也在自修大专文化课。她记得，当时他那双眸子有如深夜里燃起的两堆篝火，奇亮奇亮。并连续用充满温情的语音低声读着这个似乎已与自己情感发生莫大关联的名字：肖子艳。

如果不是母亲察觉出两个年轻人神色有异，急急扔下手中的货物拉起女儿就往外走，当时的谈话势必更深入、更融洽。但很明显，头发花白、身体健朗的母亲不乐意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跟一个站柜台的男性营业员谈得如此投机、热乎与神秘。土产商店，算什么呀！？在当时那样一个思想还未完全“解放”的社会背景下，低层次职业的楚天明和自己姑娘谈话、微笑，那是十分的不和谐因而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后来，两人在商店附近、在汉正街密集的人群中偶尔邂逅过一二次，肖子艳也不避用那种热烈的眼神、轻微的点头与他打招呼；再后来两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也不过是些询问学习进度、借学习资料以及彼此之间工作状况之类的谈话。直到有一天，楚天明特

意在一个巷子口等到肖子艳，有些激动地拿出一份报纸给她看。说：“我写了一篇寓言发表了，你看看。”

肖子艳接过一看：“啊，真的哩！现代寓言《笼中鸟语》，作者楚天明。你写的？”

楚天明尽量矜持地笑着，手指报纸：“这名字还能有假的？”

肖子艳一阵喜悦，浏览几行后，想起母亲对人家不公正的态度，问：“能不能让我拿回去给我妈妈看看？”

“当然可以。”

临分手时，这家伙红着脸塞过一张纸条，笑说：“干脆，这个也拿回去看。”过后一看，纸条上写的正是他刚才念得荡气回肠的那首五言诗。嗯，示爱的意思哩……报纸上登载的《笼中鸟语》则用拟人的手法写一只关在笼子中的鸟，渐渐失却了去蓝天深处奋飞探险的锐气和体能。鸟儿抱怨人们，不该将生灵当作玩物关押起来，而使各尽其才、物尽其用。尤其不应当将生命划分成等级，甚至允许弱肉强食、愚“鸟”政策的存在……文章文笔优美，语言浅白而生动，又结合社会实际。不由得令人拍案称奇、掩卷遐思。

然而当母亲知道了自己和楚天明暗中有来往，不仅不为报纸上的文章所动，反而大为光火。厉声责骂自己：一个土产商店的营业员有什么出息？就是能写几篇文章，又有什么了不起！土产商店，哼，我已经打听过了，这家土产商店好像还是合作性质的（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有国营、合作还有大集体之分）。要钱没钱，要房没房，做领导干部又轮不上他。一个大男人，成天卖锅碗瓢盆、麻绳笤帚之类的，一点技术都有得，工资又少。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你有没有眼光呵？说出去都不好听哩……这还不算，为防患于未然，她老人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竟然拿出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劲头，磨破嘴皮、跑穿鞋底把住房和人家来了个对调：离开汉正街，全家搬到武昌去住起来。也是和这姓楚的无缘，搬过武昌不久，团里的演出任务突然增多，再后来，公安分局一个叫洪之刚的科级干部胡搅蛮缠硬要

和自己交朋友。最终,此人成了自己的丈夫。

说来也巧,两年前与丈夫怄气并待业在家偶翻报纸,看见了晨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招聘启事。冲着上面有演艺业务,没有多想就跑去应聘。因前几年京剧团解散,自己发奋学了两年外语;又去外资企业做过几年文员,有一定的外语基础和工作经验,所以没费什么周折就被录用了。上班不久,老总认出了自己。再不久,洪之刚到公司来玩与楚天明神吹胡侃,竟然帮着弄到一张公司三年免税的营业证件。刚才这家伙之所以那样讲,就是怀疑自己与洪之刚离婚后还有一手……自己那不幸的婚姻已成过去式,与那个无情无义的纨绔子弟离婚后往事不想再回首。现在,一心只想干事业,幸好遇见了吴经理,有上海内衣厂广告可做,公司还有《周处》动画片的背景音乐没有谱完……

此时,醉情地枕着白皙又柔软的手臂的那人换了一种姿势,同时叹口气:“唉,温润柔美的手臂如同晨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啊,弃之可惜,弃之可惜,须臾不忍放下啊!”轻吻一口,抬头说:“肖,今天这么凉快,你怎么还穿着短袖衬衣呢?凉了怎么办?你要知道,从今以后,我就把你和公司连在一起了。你在公司在,你走晨光公司就……”肖子艳缩回手,睁大眼睛制止住他将要说出的话。揉揉有些酸胀的手臂,温婉地鼓励:“天明,你一直都做得蛮好的。我看得出来,你是有眼光也有能力经营的。只不过现在运气不佳,加上市场竞争残酷了一点。我呢,一个已经离了婚、至今还没有孩子的残花败柳,不值得你这样看重。唉,你要珍惜啊,你有一个稳固的、惹人羡慕的家庭。事业上虽然遭受点挫折,但是有我们这些人帮忙,你应该抓住机遇,振作起来。莫泄气,我相信你会做起来的。这两年我们铺垫了那么多的业务关系,只要善加运用,我在与不在都没有关系。不过你放心,暂时我会与你在一起的,只要你不烦我、嫌我。”

“谢谢你,肖。依你说,我还能做得起来?这一次能够死里逃生?”

“怎么不能!吴经理不是说了,要我们搬到他那里去做。房租又

不要,还给我们介绍业务,现在到哪儿去找像你这样的好同学啊!只要把上海内衣厂这个广告总代理抓到手,公司不就活过来了吗?唉,我晓得你目前的难处,几十万元都亏空了,你家里那一位不会放过你的。是不是?嗨,你呀,”肖子艳一边说,一边心疼地替他抚顺被江风吹乱的头发。“今后有空多看些公司管理方面的书,还要会用计算机。不要老想着自己是汉正街出来的,是个体户,也不要记挂着那些过时了的情情爱爱、风流韵事,那都是年轻时……嘻嘻,是的嘛,你的思想是应该在现有基础上上一个台阶了!望着我做什么事?未必哪个说假话害你,几烦人嘞……”

子艳如大姐般的关怀、发自内心的劝诫和那双楚楚动人的眼睛感动着楚天明。他仿佛在公司失败这场昏天黑地的风暴中找到一个聊以遮身的屏障,脸上不禁露出苦涩而又甜蜜的微笑。啊,肖子艳,你说的话字字金贵,句句暖人心哪。阴差阳错啊,早年的恋人如今的红颜知己。听她的话音,含有些幽怨的意思。是啊,这两年为了公司利益和维持两人正常关系,自己一直努力克制着。但目前局势,眼前情况……天意,天意恐怕不能违啊!假使自己继续装模作样,与她玩矜持,装荅(荅,武汉话:傻的意思),只怕一切都会如《上海滩》歌词唱的那样:万里滔滔江水(逝去)永难收啦。唉,不能装荅了,手腕既已亲过,并未见她翻脸发怒,那么……看看四周,嘴里轻声提醒:“喂,刚才江汉关的钟敲了九响哩,时间不早了,你还要过武昌,太晚了怕你妈妈担心吧。准备走吧,我送你。”话音未落,他便伸出手臂用力地将“红颜知己”揽入怀里,低下头忘乎所以地抱住猝不及防的肖子艳狂吻起来。情感正觉寂寞和压抑的女士再也经受不住这疯狂的撩拨,迎面抱住身体发烫的天明喃喃而语:“天明,不要……你一直都做得蛮好的……天明,我爱你……”

多少年了,相互之间的那种思念、期盼一直压在心底。这两年虽说机缘巧遇在公司里共事,但因为各自有家庭,即使为了事业也不得不相互尊重和克制。而今跨越了许多的时空,在肖子艳个人生

活的轨迹已变,公司又惨遭倒闭,在前程未卜的这个夜晚,两人终于不顾一切地拥抱在一起。

“嗯,讨厌,这大的酒气……这下该满意了吧,以酒装疯!走吧,再耽搁,真的没有船了。”肖子艳率先起身,天明便拉着她的手站起来,嘻嘻一笑,满意又豪迈地说:“呵,对不起,今天多喝了点酒,让你受委屈了。不过,屈指算来一十八年了。肖子艳,柔情总在记忆里,佳期如梦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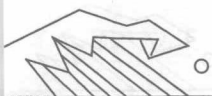
估摸着时间不能再耽搁,两人拍拍身上的灰尘,然后携手朝轮渡码头走去。

“明天,”天明沉浸在兴奋中,说:“我要我家老三来帮忙搬家。他对利济路的车子和搬运熟悉些,他能够出面帮忙,搬家的费用肯定要便宜一些。”

“你是说副老总呵? 咯咯,你弟弟那人蛮有意思的……”

风似乎大了,东去的大江裹挟着纷乱的光影和月色一路浩浩荡荡,浪花飞扬。江心时而有一艘两艘亮着仓灯的大型游船溯流而上,而对岸黄鹤楼和长江大桥的效果灯光透过薄雾焕发出来的光晕,则像彩球一般,一层层一排排朦胧而整齐地罗列。它们映衬出来的轮廓相互昭彰,越发显得伟岸与共、壮丽辉煌。这无言而生动的江城夜景,引得事业遭遇挫折、但局面已有转机的楚天明感慨不已。虽说有些醉意,但他明白:无论何时,都要以善心对待别人,关键时候别人才会帮助你呵。当然,像今晚和肖子艳这种情况,实属情缘。平常她对我都蛮好的,不过为了不影响事业和各自家庭,她平常比较理智而已。但我是男同志,关键时刻得主动一点啊!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公司,为了事业,更为了印证两人之间的感情,我必须得这样做。至于以后如何,现在哪里能考虑清楚呢……

“肖,前些时你教我唱的《周处除三害》里周处的那段:‘闻言叫人心胆惊’,蛮过瘾的啊。”楚天明想起了肖子艳教他唱的那段京剧



唱腔，他决定不去考虑以后，也不考虑等一下回家就要面对的自己那个性情辛辣又爱吃醋的老婆。与其克制自己，不如借助酒兴在这江边痛痛快快地吼上一通。于是，也不怕旁人笑话，扯着嗓子就唱起来：“闻言叫人心胆惊……”听他唱得吃力且发音悲壮，子艳的心不由得一阵凄酸，同时又有些好笑。抬手把他一打，说：“哎，是戏里的周处这么没有水准啊还是你瞎唱啊，啊？讨人嫌！”楚天明不理她，兀自昂头唱：“周（哇）处做了懵懂人，感谢你苦口婆心将（呐）我教训，感谢你春风化雨点吾顽愚一片心。痛改前非求上进，我立志发奋做好人。问问老丈的名和姓……”

“哎，轮船到了。”肖子艳打断他。

临分手，子艳嘱咐说：“你酒好像还没有醒哩，早点回去休息咧。路上小心，听到冇？回去以后，叫你的那位弄点姜汤，里面加点醋，啊？多喝一点。搬家的事你跟副总说哩，抓紧点，啊。钱方面，你放心。有冇得零钱搭车子吵？……打个的回去咧，你先走，去啊。”

肖子艳上了船，楚天明目送恋人似的、不舍地望着轮船缓缓驶离码头。挥手和子艳告别后，掉头迈开沉重的脚步朝码头外走去。

二 心里有点不安

楚天明一觉醒来,外边的天色已大亮。眼睛睁开,是逼得很近的、暗影很重的天花板。想动一动,哎哟,头有点晕;用手一摸,额头还有些烫哩。很有可能是昨晚在江边吹了风受了点小凉的缘故,虽没什么大碍,可是脑袋晕沉沉的不舒服。今天不是要去公司做搬家的准备吗?身体这个样子,怎么动呀?他撑起身子够过暗楼拦板往外看挂在墙上的石英钟,哎哟,九点三十五了。心里抱怨这暗楼的光线实在太暗,昨晚说好的,肖子艳在家等自己的电话。虽说今天不需要像以往那样按时上班,但是公司要搬迁,事情也不少呵。昨晚不是对肖子艳讲,要叫公司副总、自己的弟弟楚海星帮忙请车搬家。那么现在就该给他打电话了,迟了,怕他有事出去。想到这,他挣扎着爬起,抓起床边的话机,拨通了住在附近不远的弟弟家的电话。“喂,海星吗?”接电话的正是兄弟楚海星。楚天明在电话里把晨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难以为继的实情及昨晚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捡重要的讲给兄弟听了。那头的海星听说二哥的公司还能维持下去,显然替他高兴。对话间,楚天明突然想,值此公司搬迁之际,何不趁没有正经事情做,自己给自己放个假呢?一来陪陪老婆桂香,争取到外边晃点钱,让她心里好想点;二呢,搬家之际和吴国奋不见面,也可以避免一些尴尬,就让三弟顶替自己去完成这次搬迁任务吧。考虑至此,对三弟讲:“三弟啊,我本来应该去公司的,可是突然脑壳疼,现在还在床上起不来哩。估计是昨天夜晚酒喝猛了,又去江边吹了点风。嗨,不好意思啊,我想请你顶替我一下,帮我搬个家。嘿嘿,你是公司副老总嘛,利济路的司机你又熟悉。搬家和这以后的一切费用,已经讲好了,肖子艳负责。你只要把账记着就行……我们是一家人,我不妨跟你说实话,这些都在其次,我主要是不